



距我们第一次到南京采访丁捷,已是10年时光流转。新春伊始,在料峭的寒意中,我们来到南京民国老建筑群颐和公馆的桐影楼,丁捷文学书画馆就在其中。中午的阳光照在黄色外墙上透出建筑材料的肌理纹样,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还没有长出新叶,粗壮遒劲的树干和伸向天空的枝丫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们在题为《极乐戏》的巨幅油画前开始了访谈。从援疆大散文《约定》到反腐纪实文学《追问》系列、报告文学《望洋惊叹》,再到编纂《诗歌里的中国》丛书。丁捷的创作一直在变化,但又隐约有一根线始终贯穿着。

丁捷坦言,他的创作轨迹像一个波浪,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跟随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发展,它们是共振的。他尊重来自内心的反应,一个是来自自己的阅历,一个是来自外界的冲击,构成了他某个特定的时期的心理状态,这种类似“化学反应”让他产生灵感,从而创作出跟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时代特征紧紧相扣的作品。

他说所谓的转型,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不是突然的。有些作家是走直线,他走的是波浪线。自己内心是个特别不安分的人,他是一个求变的人,不太容易沉浸在一

成不变的模式里面的生活。他希望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的,文学创作也是这样的。

丁捷说,“转型”源于“文学责任”的自觉。如果说《约定》是对边疆的深情凝视,那么《追问》则是他以笔为刀,剖开现实暗面的勇气之作。这部反腐纪实文学通过访谈20余名落马官员,揭示权力异化下的人性沉沦,被称为“当代罪与罚的震颤书写”。《追问》自出版以来,一直被关注和热议。《追问》现象不仅在于题材的特殊性,更在于其“以人心为镜”的叙事手法——通过“落马者”的忏悔,映照权力与欲望的关系,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丁捷认为,真正的文学是书写人性的,关注人性、解读人性、追问人性,是这部作品的使命,也是文学的使命。

文学应直面现实还是超越现实?丁捷给出颇具张力的答案。他批判一味逃避现实的“伪浪漫”,但也不认同机械的现实摹写。2023年的《望洋惊叹》,标志着丁捷创作疆域的再次拓展。这部非虚构作品以江苏如东洋口港建设为切口,钩沉南黄海子民千年奋斗史,书写了如东人“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品质。丁捷并未停留于工程奇迹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渔民、科学家、企业家等平凡个体的细节,展现“小狗

耕田”般的坚韧——如港商杨燕的果敢与脆弱、渔民徐建泉的搏浪人生——将地方精神升华为民族奋斗的缩影。这部作品亦体现了丁捷对“文学性”的坚守。他拒绝堆砌数据,以“前世—今生—未来”的史诗结构,将神话传说、历史考证与当代实践编织成一部“大散文”,让冰冷的工程史浸润人性温度。

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解读来定义丁捷的文学创作。丁捷的文学王国里存在着奇妙的分形结构:有《约定》援疆大散文的辽远深情,有《依偎》爱情小说的空灵唯美,又有《望洋惊叹》这般的史诗气魄,还有着出自本心的天然浪漫诗意。2024年丁捷主编《诗歌里的中国》出版,这本书是分别以“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民俗”“游戏”“神话”为主题,集赏析与科普于一体的诗词作品集。丁捷年少以诗歌成名,被誉为文学少年天才。后来出版过《沿着爱的方向》等三本诗集。在他看来,健全的创作者人格需要两种能力——既能潜入现实褶皱解剖社会病灶,又能构建诗性空间安放精神乡愁。这种辩证思维在《诗歌里的中国》编纂中尤为凸显:五卷本诗选从多维度重绘中国古典诗词时,既呈现“千里江山寒色

远”的文明肌理,又挖掘“星垂平野阔”的理性思辨。

丁捷文学绘画馆里,一面面墙上展示着他这些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亢奋》《缘动力》《依偎》《沿着爱的方向》《名流之流》《约定》《追问》《初心》《望洋惊叹》《白话胶囊》等等,以及油画、水墨画、线画、陶瓷艺术作品。其中油画《极乐戏》以极为夸张的笔法、高饱和度色彩的强烈碰撞,勾勒出浮华世相下的一张张面具。这幅画被用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散文《名流之流》这本书的扉页上,也是颇有深意。丁捷曾以“世态不常暖,文学可御寒”自况创作初心。丁捷的绘画与文学深度交织,互为滋养。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创作题材,这种“跨界”,不仅打破了某种形式上的壁垒,更彰显了创作者“初心”的纯粹。从遥远的约定到诗意的回归,丁捷始终保持着“在地面上仰望星空”的创作姿态。

题图:著名作家王蒙(右)在翻看丁捷的散文集《约定》。



## 此中滋味长(外七则)

□杨骅

多年前有一次与严正兄闲谈,说到著名画家冷冰川。严正说:“冷冰川说自己每天都‘睁眼即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自此后我也以每天早上醒来即起床要求自己。这样辛苦坚持,有人认为像我这样一个自由职业者大可不必。我开始也以为是自讨苦吃、何苦来哉?时间长了才渐渐明白:自己是发自深心地喜欢如此,并因此而感安逸。此中滋味长,欲说已忘言。

东门

早春二月,文峰路、塔影桥、文峰公园人头攒动,相距百米之文联东门人迹罕至。但见:苍松翠竹掩黛瓦,红梅一枝绮窗斜。塔顶青天片云过,日出又影天然画。它因孤独而美!

收获

一般而言,人的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在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以选择,经营布局、维持或改变,“性格决定命运”六字大概也包含有这层意思。

有人喜欢即时的、眼前的收获;有人乐意等待,享受一个季节甚至数年的收获;也有人凡事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在反反复复的折腾、犹豫中走向人生的终点。

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假如把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看作是一种历练,历练也就成了收获,而且还是会在未来凸显更高价值的收获。人生短暂而学海无涯,也许历尽万难而彼岸仍遙不可及,然“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处,即是灵山。”(《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作如此想,即能自信、从容,脚踏实地的人生能令人格局变大。

出世大黑天

日本清水寺内有一块本木色匾,上有五个大字:“出世大黑天”。毛笔墨墨书就,风格稚拙天真,似无书写技巧。该匾悬于随求殿(也称观音殿)旁,故猜想“出世”二字多半是指“出生”之意。又,日本东大寺有藤浪之屋,为一密室,里面悬挂无数,光极暗,入其中,不见五指双足,恍惚见空中有光,每挪动一步双足均不敢离地。两者让人联想起人生之旅,前者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后者是用象征来暗示:我们正处于绝大部分无知的一生。

无法言和

我常常呆呆地对看窗外,对着尘世的繁华与天际的空阔,妄想融入其中。

在有些人眼里,我是充满偏见喜欢说胡话的疯子。我和有些人,就像被玻璃窗隔开的我与风景,看得见对方,却无法握手言和。

为耻

我临池数十载不辍,近年颇以书家身份为耻。每临古帖,辄进入一奇妙世界,似与古贤相晤谈。“疏淪而心,凛雪而精神”,那时节,天地一片澄明。见贤思齐,我欲为“人”,而不欲仅为一书家,我以我只是书家为耻。

欲

行无风骨,艺无个性,有欲多欲之故。或欲于钱,或欲于权。一欲既生,心墙即危。纵然是解衣盘礴,也是彩衣娱人。

一举两得

新得《樊川集》四册八卷,古刻本。字体非通常之老宋体,而是师法晋唐之小楷:有帖之儒雅温婉与风流;一经刀刻,又有北碑之锐利劲挺与质朴。读诗赏字,赏字品诗,一举两得,快哉快哉!



## 戏曲美学与书法美学的形神共舞

——兼说书法家王蓝青先生的书法艺术

□梁天明

在中华传统艺术的璀璨星空中,戏曲与书法以不同的艺术形态诠释着东方美学的深邃内涵。这两种艺术形式在精神内涵、表现形式、创作理念等层面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这种跨越艺术门类的美学对话,不仅揭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层逻辑,更为当代艺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南通著名书法家王蓝青对戏曲美学与书法美学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的书艺大器晚成,得益于他曾以戏剧家身份从事戏曲美学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戏曲美学的论文。长期对中国戏曲探研,善于与戏曲名流交往,从而与书法巧妙嫁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评价说:蓝青的行书有“米”家余绪,但和而不同,很有特点。

形意交融的线条美学

戏曲和书法都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王蓝青,笔名岚清,斋名半醉轩主人,字骞公。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戏曲编导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上海戏剧学院师从余秋雨。他曾任南通市个籍艺术馆首任馆长,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吴昌硕艺术协会会员等。他从事书艺创作得到著名书法大家言恭达、张旭光亲授。

岚公自幼受父辈书艺熏陶,数十年来痴于墨池,近20年,审美视野逗留于米芾书道,给多位习米门生破解米书密码。

岚公的书艺与戏曲美学一脉相承,书法线条与戏曲身段都属于动态美学,书法艺术的核心语言在于线条的流动与组合。米芾学书取法广博,临摹过颜真卿的雄浑、柳公权的挺拔,也学过王羲之的飘逸、王献之的洒脱,甚至张旭、怀素的狂放也信手拈来。岚公的书写轨迹,完美展现了书法线条的韵律之美:起笔

### 气韵相生的精神境界

“气韵生动”作为传统美学的最高准则,在戏曲与书法中有着不同的美学诠释。汤显祖所作四部剧作《临川四梦》,要求“声断气不断”,这与米芾擅长的篆、隶、楷、草强调的“笔断意连”实为同源之水。书法创作的“意在笔先”与戏曲表演的“心中有人物”,都指向艺术创作中内在气韵的贯通。

岚公的书法离不开“悟性”二字。综观他的行草作品,高古典雅,书卷气盎然。中堂《正气歌》尽显正大气象,四条屏《醉翁亭记》古雅别致,既有米氏的跌宕,又有几分颜行朴茂。他的长卷作品及手卷有的气势如虹,有的似涓涓溪流,清新灵动。若干扇面小品及行书小条屏,米味扑面,精致可人。

在艺术至境的追求上,戏曲的“忘我之境”与书法的“心手双畅”殊途同归。

## 濠滨射虎

###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七十二)

亮高节以传后辈,办教育以传孝行(二字宋文学家) 苏辙作者:钱舜华 评析:杨耀学

本谜法取形扣,面意深邃。我们展示高风亮节是要给后代做出榜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带好社会风气;我们举办教育的宗旨,是树德育人,让孝行成为每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国文化有诸多派系,然而有一点却是所有人共同坚守的,这就是孝道。本谜面前后句各用“以传”,一是传的对象,一是传的内容。内涵饱满,句式整齐,将美德真知、公序良俗言传身教,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

融汇于谆谆教诲中的是灯谜的离合拆解艺术。我们看看作者的神奇运思和听轮手段。“亮高节”,“节”字之“高”位乃“𠂔”,先行亮明;“以传后辈”,“辈”字之“后”部是“车”;前句就得到“𠂔”“车”两部分(并有“以传”二字待抵消)。后句“办教育以传孝行”,这里的“行”是“行走”意,表示离开了,“以传孝”三字要离开。“办教育”三字中离去“孝”,就得到“办”“父”“育”三部分。同时离去的,还有前句的“以传”。整理余留的“𠂔”“车”“办”“父”“育”五个部件,共组谜底“苏辙”两字。苏辙,北宋官员,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苏轼(苏东坡)的弟弟。

本谜面句表意积极向上,扣字严谨贴切,自然流畅,双解双通,当代灯谜艺术已达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本谜先后荣获“苏谜大擂台”2024年度第13期南通职工谜协专场五佳之首及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2024年度“会员十佳”允称当之无愧。(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 千古奇冤徐述夔(上)

□黄俊生

都说耕茶是个晴读雨耕、诗书传家的文脉之地,世代耕茶人兴办学校,教化民风、开启民智、传播文明,但偏偏冤假错案在这里频频发生,缪思敬、缪昌期、蔡孕琦等都蒙受不白之冤。但其中最大的冤案,当属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秋,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大人小孩踮着脚盼望月圆之夜,一些大户人家的少女幼姑、千金小姐,已经着手准备中秋之夜拜月的祭品,月饼、藕饼、红菱、鸭子、蹄膀都已准备齐全,只等花好月圆之夜摆上香案,祭拜蟾宫。耕茶乡人与北人的习俗一样,不论贫富,皆“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新编醉翁谈录》)。

忽然间,一阵马嘶人叱与杂乱的脚步声打破镇上的宁静,一群衙门捕快与官兵兵卒把运盐河岸畔的“一柱楼”围得水泄不通,随即,一柱楼里传出大人呼叫小孩哭闹的声音,捕快、兵卒们推推搡搡地将数十口用绳索捆绑着的人众押了出来,一时间,盐场内人心惶惶,交头接耳,纷纷打听事态,说:一柱楼徐家的官司打到朝廷,天子震怒,诏令严查,一千涉案人犯押解官衙,听候发落。

刹那间,耕茶盐场上空愁云惨淡。徐家老少数十口,哭哭啼啼地被押上官船,眼巴巴地消失在运盐河弯曲的河道之中,留下的官兵,将徐家财产搬上另一条官船,尾随前船而去。

在“一柱楼诗案”中先后粉墨登场的历史人物众多,上至大清皇帝,省部级高官、州府幕僚、文人士子、乡野村夫,可谓朝野上下,举世皆惊,但此案中最关键的人物亦即始作俑者,却是一个叫蔡嘉树的耕茶场国学生。

清代的国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硕士学位,一般都有秀才身份。蔡家自元朝末年逃避兵乱,从苏州渡江至耕茶场,连绵繁衍,成为耕茶场第三大姓,到蔡嘉树时,已繁衍十六世。蔡嘉树于雍正九年(1731)出生时,他的长辈蔡大姑已去世40余年,蔡大姑就是康熙年间为救父而冒告御状的孝女蔡蕙。蔡嘉树本与徐家并无仇隙,只是为了与徐家争夺田产而闹上法庭,最终繁衍出一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使200多人丢官的丢官,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人头落地的人头落地,其阵仗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一柱楼诗案”的另一主角徐述夔,绝对是有声望的人。徐述夔康熙四十二年(1703)生人,家境优渥,加上自小聪明好学,17岁就参加童试,以出色的成绩连闯县试、府试、院试三关,成为一名秀才。后来赴省城考举人,又轻松答题交卷中了举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中举的答卷必须送往京城,由礼部过目复审。当科制艺题是《行之以忠》,徐述夔答卷上有“礼者,君所自尽也”一句,礼部认为,“君所自尽”为“大不敬”,有讥讽朝廷之意,概夺徐述夔考进士的资格。

期冀以科举入仕的徐述夔遭此厄运,心灰意冷地回归故里,建造了“中以一柱支之,众梁纷架其上,楼梯筑于楼外”的读书楼,取名“一柱楼”。自此,徐述夔躲进一柱楼里,以诗酒遣怀,结交文友,写下大量的诗词和《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传奇小说,其郁愤之情,常常流露于笔端。那时,知县一般都需要进士出身,但举人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择优录为知县,这就是拣选知县,徐述夔晚年担任过一任拣选知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徐述夔病故,享年60岁。他的儿子徐怀祖在父亲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帮助下,请沈德潜作序,把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和陶诗》《学庸讲义》等著作刊刻成书,又将《论语摘要》《想谥琐笔》《蘧卷堂杂著》三种抄存于家中,以追念先人,流芳后世。

《南通传》连载 第十二章 一柱楼案:历史衣襟上的斑斑泪痕

